



秋夜 故都的秋

鲁迅 郁达夫 等◎著

秋天来了，它随着牵牛花的残朵，嵌进了竹编的门同小窗子。于是，秋意满了屋子，连回忆也凝结了，还有梦。但是，你晶亮的眸子可也注意到丝瓜的蔓藤么？

陈子善 蔡翔◎编

同题散文经典

秋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秋夜 故都的秋

鲁迅 郁达夫 等◎著

陈子善 蔡翔◎编

同题散文经典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夜 故都的秋 / 鲁迅等著; 陈子善, 蔡翔编.
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(同题散文经典)
ISBN 978-7-02-012602-6

I. ①秋… II. ①鲁… ②陈… ③蔡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中国—现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68975 号

责任编辑: 叶显林 尚 飞
装帧设计: 李 佳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25
插 页 2
字 数 132 千字
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602-6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编辑例言

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,古之文章,已传唱千世。而至现代,散文再度勃兴,名篇佳作,亦不胜枚举。散文一体,论者尽有不同解释,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,语言之精湛凝练,名家又皆首肯之。因此,在时下“图像时代”或曰“速食文化”的阅读气氛中,重读散文经典,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。

本着这样的心愿,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的分类编选。比如,春、夏、秋、冬,比如风、花、雪、月等等。这样的分类编选,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,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,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,并冠之以不同名称。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,为尊重历史原貌,一律不予更动。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,选文不再注明出处。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,挂一漏万在所难免,因此,遗珠之憾也将存在。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,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。



目录

秋夜	鲁 迅	1
新秋随笔	叶灵凤	3
秋夜	丽 尼	5
秋潮	郭建英	7
好个秋	赵清阁	12
秋色赋	峻 青	14
秋韵	宗 璞	21
秋日小札	张秀亚	24
没有秋虫的地方	叶绍钧	29
栗和柿	施蛰存	31
红叶	倪贻德	35
以虫鸣秋	唐 弢	37



秋

失群的红叶	柯 灵	42
晚秋植物记	孙 犁	44
秃的梧桐	苏雪林	48
秋天的落叶	谢冰莹	50
迟暮的花	何其芳	52
赏菊狮子林	周瘦鹃	57
香山红叶	杨 朔	60
枫叶如丹	袁 鹰	63
北国秋叶	薛尔康	65
香山看叶	郑云云	68
印度洋上的秋思	徐志摩	73
异国秋思	庐 隐	80
故都的秋	郁达夫	84
济南的秋天	老 舍	88
枫桥的梦	柯 灵	91
杭江之秋	傅东华	94
碧云寺的秋色	钟敬文	100
秋外套	黎烈文	105

秋日草原	郭保林	109
秋天到纽约去看树	余方德	116
九寨的秋	陈 村	121
秋天的况味	林语堂	129
秋之感怀	孟 超	131
秋日风景画	穆木天	134
秋	丰子恺	145
秋天	李广田	149
秋夜	关 露	153
秋忆	邓云乡	159
秋天的音乐	冯骥才	163
天道立秋	张承志	168
秋天的怀念	史铁生	172
秋风	赵丽宏	174
秋天的感觉	李国文	179
写给秋天	罗 兰	183
淡紫的秋	季 薇	186

秋夜

◎鲁迅

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

这上面的夜的天空，奇怪而高，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。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，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。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，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，冷眼。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，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，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。

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，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。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，现在还开着，但是更极细小了，她在冷的夜气中，瑟缩地做梦，梦见春的到来，梦见秋的到来，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，告诉她秋虽然来，冬虽然来，而此后接着还是春，胡蝶乱飞，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。她于是一笑，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，仍然瑟缩着。

枣树，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。先前，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，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，连叶子也落尽了。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，秋后要有春；他也知道落叶的梦，春后还是秋，他简直落尽叶子，单剩干子，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，欠伸得很舒服。但是，有几枝还低亚着，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，而最直最长的几枝，



秋

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使天空闪闪地鬼映眼；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，使月亮窘得发白。

鬼映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，不安了，仿佛想离去人间，避开枣树，只将月亮剩下。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。而一无所有的干子，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，一意要制他的死命，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。

哇的一声，夜游的恶鸟飞过了。

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，吃吃地，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，然而四周的空气都应和着笑。夜半，没有别的人，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，回进自己的房。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。

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，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不多久，几个进来了，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。他们一进来，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。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，他于是遇到火，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。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。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，雪白的纸，折出波浪纹的叠痕，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。

猩红的栀子开花时，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，青葱地弯成弧形了……。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；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，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，头大尾小，向日葵子似的，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，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，可怜。

我打一个呵欠，点起一支纸烟，喷出烟来，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。

1924年9月15日

新秋随笔

◎叶灵凤

宴罢归来，卸下外衣，不去扭开台上的电灯，我径自在窗槛上倚下。

时候并不十分地迟，但是街上静悄悄的已没有什么人迹。

当窗的一棵街树，夏来郁郁森森，长得挤满了四面窗的位置，从窗上俯身出去，伸手便可触着沁凉的树叶。风过处浑浑地抖动，月夜稀疏的掌状图案便从窗上地板上一直延到墙上，但是眼镜一除下，黑森森的满眼又都变成蠕动的怪物了。

虽是雨夜的淅滴声能使我增加不少读书的兴趣，但是想到树儿在春日是如何艰难地白手起家，如今竟这样地骄扬跋扈，我总止不住要嘲笑它未来的秋日的命运。

有一向，对面高楼顶上小窗中的法国戍兵，不时有幽怨的梵俄铃声从树梢飞下，凄颤颤的似乎在抽抒着他的乡思。这迷人的弦声近来久不听见了，这难道是薄幸儿找着了异国情怀的寄托者么？

从繁密的树叶中向街下望去，偶然驰过的摩托车尾的红灯，荧荧的似乎在向你送着无限的眷念，使你不自止地要伸身也去向它追随；我相信，灯光若能在隐约中永诱着不使我绝念，我或者不自知地翻身去做堕楼人也未可知。只是，想到车中的坐客或许是我曾经从心上推下的人儿，却便又将目光移



秋

开期望着另一个未来的灯光了。

仰首望天，星光熠熠，横亘的银河似乎是舞女卸下的一条衣带。风过处，一阵新凉，使人想起热情腾沸的夏季已经在检点着她的残妆了。繁华似梦，梦也不长，红灯下娇喘的欢乐中，谁又顾到灯残后的寥落？

不知是怎样，一年四时中我所最留恋的独是秋天；夏是伧夫，春是艳姝，冬是嫠妇，只有秋天才是一位宜浓宜淡，亦庄亦喜，不带俗气，有伟大的心情，文学的趣味，能领略你的一位少女。然而秋天也是最足动人愁思的一个；红颜薄命，这大约是无可奈何的事了。

最使我荒怠的是夏季，心上的灰尘与书上的灰尘几乎是同样地日渐加积，但是近日，看着森绿的树叶似乎无形中有了一层苍气，天高云薄，风吹到脸上能使人飘飘地起一点闲思，我知道一年一度的佳期不远，心上不觉又渐渐地活跃起来了。

风晴微暖的午后，骑驴在斜狭的山道上看红叶；夜寒瑟瑟，拥毡侧耳听窗外的雨声。晨窗下读书，薄暮中闲走，稿件急迫时当了西风披绒线衫在灯下走笔，种种秋日可追忆的情调，又都一一在我心上活动了。

车声不时戛然驰过，黑暗中我倚了窗槛尽是这样的追忆。

秋夜

◎丽尼

四个人在田间的小径上移动着，如同四条影子，各人怀抱着自己底寂寞，和世界底愁苦。

月色是迷蒙的，村庄已经遥远了。

小溪之中没有流水，田间没有庄稼。

路旁坟上的古柏，在月光之下显得更其憔悴而苍老了。

惟有秋风是在忧愁地吹。没有夜露。

没有目的的旅程，向着什么地方去的呢？世界是一个大的荒原。

只是如影子一般地沉默着啊。

低着头，看着自己底影子没在黄尘之中，想着被留在故乡的人们底命运。

往古的日子回到记忆中来，那些日子，如今是不会有的是了。

于是，脚步渐渐地移动得更为缓慢。

往日，那是什么日子？只要把种子撒在地上，就是收成。手和足还有什么用啊！

村里的人会酿酒，会织布，会笑，会唱歌。



工作里面有着快乐。只要得到了五串钱,可不是就有一亩自己底土地?

青苗是可爱的;土地散发着芳香。

然而,土地却渐渐地变成荒芜,渐渐地不属于自己了。

四个人寂寞地移动着,如同四条影子。

乌云却围合了上来,罩住了整个的大地。

“就是能够下雨吧,下雨又有什么用?从枯槁的干草和别人底田禾里能够希望收成么?出去了的人就没有能够回来的;从往古直到现在,永远是这个道理。”

于是,沉默地走着了。走向着不可知的土地。

在心底,不知不觉地闯入了客死他乡的哀愁。

寻水的田蛙被饥饿的土蛇追赶着,发出了哀哀的鸣声。

秋风在田野之中作着不可以理解的咒语。

“黑暗里面还有前途么?”

于是,哀愁的心如铅一般地沉落了,给每个人加上了重负。

移动着,寂寞地,四条影子,被埋在黑暗底怀中。

1934年9月

秋潮

◎郭建英

我已经渴望很久了，在灰晦的粘凝中，在惨淡的死寂里，它终于来临了。

这就是京都深秋的夜风。这威势，是一种告别，是一种远逝，是一种荡涤。对于我，也是心灵的默契和启迪，焦渴期待的回答。

对于秋风体察得入微入致的，当数欧阳子的《秋声赋》了。秋风的兴之容，气之声，作家是以心去领悟，以神去契合，以思去发掘的。每读，必悚然惊悸，仿佛也拂扬着肃杀之气。

然而，欧阳子笔下的秋风，兴起于夏秋之间，沐浴于丰草佳木之绿，最初酷似淅淅沥沥的雨声，渐渐才成浩荡杀气和如兵如刑的严酷。而今夜的秋风，却似从空廓苍穹中落下，汇北方高原上的凛冽，排成方阵，来扫荡残枝败叶，排遣烟霏云霭。是的，我早就呼唤这场秋风了。

不知何故，今年北京的秋天愁惨得像铅石，像死灰。终日灰雾笼罩，太阳化为一团无光的白纸，天空变成一汪停滞的死水，混混沌沌，郁郁闷闷，全不见高爽的清，宁馨的静，令人情思悠远的悲凉。树叶虽凋残，但不陨落；虽腐败，但不透黄。无声地挂在枝头，遮一片惨白的阳光，投下模糊的影子，该消逝的偏偏死恋，该枯殒的偏偏滞留；该豪放溃退的，偏偏抽丝滴漏；



该长啸大哭的，偏偏低声抽泣，这样，怎不使人郁结愁闷呢？

北京的秋原是最令人向往的季节，自立秋那日，便陡然揭去一层潮气，若留心，那墙基、床下的阴湿、霉斑都悄悄消歇、隐匿，变为一片干爽飒利。皮肤的感觉更为奇妙，只要秋风暗起，便顿时觉得脱下一件湿衣，换上一件绸衫，清凉敷之于身，快意沁之于体。而天空收敛了氤氲雾霭，立刻飞升得高远。于是，阳光格外绚丽灿烂，一片片绿叶，一朵朵红花，都像浸了牛乳，镀了一层电光。那绿，那红，都灼灼闪射着一层空落和寂寞。这时，系在杨叶上的风，哗哗不息，仿佛夏天的潮退了。尽管一切如初，但都感受到一种凌厉和惶悚。从此，那秋的味、秋の色，便一日浓似一日，空灵、饱满而悠长，让你充分领略，漱洗。虽然，北京的行人依旧熙熙攘攘，但鸽哨会隐隐萦回，灰色的鸟儿也会翩翩盘桓。这声色、姿容，会在古老的灰房子上留下一些肃穆，也会在塔楼之间留下一片空旷，而人的眸子也从鸽哨的起落，鸟翼的回旋里，平添了无端的忧愁，无名的感怀，自己的思绪也会盘绕、飞翔，一直融入青丽的天空，而后，真切地触摸着自己的存在。不久，第一片黄叶飘落了，消闲、轻盈，过滤着你的视线，许久，才带着回响坠地，那苍绿的山冈上，不知不觉就红了一枝、一树。这极有表现力的色彩，涨了秋潮，人们一批批向香山涌去，像赶会一般。每年，每年，这一叠一叠的浪头在追寻什么呢？这醇味像美酒，带着浓香，这景象一如壮烈的殉难，试想这红花一般炽烈的死，怎样照亮活者的人生？大概半月之后，人们又丢下满山红叶，任它自行消歇，飘零。是啊，“物既老而悲伤……物过盛而当杀”，秋，当赋予岁月给它的使命。

一夜秋风，黄叶尽落，枝条横空，地上留下退潮的沙岸，天

空中悬挂着一张版画。脚踏上去,柔软、弛松,响起哗哗的潮的响声;树把空间留下,让你以思想,以感情去填满、充实。这时候,会感到和谐,幽静中洋溢着温暖和喜悦。唔,远方仿佛有一束弦,正弹着柔美的细音,而朝日的火球上,刻下了疏林的剪影。那黑色的线条,恰似深秋肃穆沉静的夜。

在北京,我已经消受了几十个秋了,韵味一个比一个悠长,意趣一个比一个深切,而且品味得愈长久,领略得愈细微、精醇。从夏天进入绿叶葱茏的繁盛期,仿佛就期待秋,至于秋后的冬呢?当然横亘着单调的灰线,支撑起白色的拱影。鸟雀飞掠,光斑明灭,啁啾清灵,而自己正燃烧着生命的希冀,沸腾着诗的激情。我在秋所安排的冬里惊悸了,苏醒了。

然而,眼前却是一个个阴沉的日子。愁惨、阴郁拂都拂不去,无奈,我只有一遍遍地听着柴可夫斯基的《悲怆》,体味着作曲家的叹息、回忆和最后的向往。这旋律的飞翼像秋天的鸽子的盘桓消逝,带着一缕灰色的悲哀和闪烁不定的希望,以及萦绕不绝的甜蜜。不知谁说过这样的话:“一个人能够有悲剧的情绪,感受着各种的悲哀,他就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了。”因而,文学作品中的伤感、惆怅总是那么动人、诱人,这乃是艺术感觉极致的表现,它发掘了沉浊和昏聩,也揭示真谛和深邃。本来生活就是以痛苦和悲哀作为自己的奠基石的,当它青烟般和灰鸽一起飞掠,对于人们的感情当是一种召唤,一种抚慰,一种拨弹了。然而,这少有的秋色也过于凝重了,寂寥了,长久了,像飞不出的梦,焦躁,呼喊,挣扎,却又销蚀,磨灭,自馁,一日日损耗着感情,砥砺着力量。唔,假如,把自信也失去了呢?

终于,一场凌厉的秋风来临了。从天空,从地面立体地拉



开了纵横交织的战线,进攻了。一切晦气、阴霾都将在它的凛冽清明的大气中消散,这是怎样辉煌的景观。于是,乘兴拉开窗帘,迎晦冥的夜色而兀然独立,专注睇视,潜心远听。唔,松惊骇而惶悚,杨摇撼而颤抖,那些早已干枯而不黄不落的死叶也如瀑布,萧萧飞落。决断、刚烈,从苟且的死,飞向磅礴的死。生,有一种生观,与之相伴随的也有一种死观,死总在徘徊、流连,便会造成生的沮丧、灰暗。当树叶全部谢去,剩下可数的枝条,而天空也刮清了弥漫的尘埃,露出晶莹晴晖,月像梨花柔红,星像雏菊黝青,一切都经过洗涤,经过淬锻,爽朗、洁净,仿佛飒飒流下缕缕清寒,暗暗砭人肌骨。这时,睡意扫尽,索性走到室外的凉台上,唔,月辉流溢,夜光清朦,远方的古塔若隐若现,近旁的西山似睡似醒,仿佛都在梦里,又都在沉思中。尤其那一起一伏温存而肃穆的山影,仿佛绵延的弦,震颤着,向着青霄鸣唱。

四野寂悄,粗干细枝都没有一丝摇动,喑哑了,肃静了。但那修长的枝条,在沉默里,已孕育了一粒紫红的苞子,它将在我的窗前陪伴我整整一个冬天。它圆实、饱满,仿佛明日就会绽放,但是它一味地等待,一味地汲取,没有一丝焦躁。多少年了,我们在长冬里隔窗对望,慢慢地成了故知好友,它就是来年的绿叶。

那离视线稍远的柿树,煞似烧焦了,真真地化成了炭。是啊,那灯笼一般的果实摘去了,又接来严霜染红了自己的叶子,浓雾的清晨,温蔼的晚暮,那叶子像一片炽热的花,老远就送来一树呼唤,但大风又折断了它的细枝,只剩下几根粗大的枝丫。可那柿叶还顽强地坠着一束两束,现着微红。这叶,不是死恋,不是苟且,是冬日灰幕中的火,点缀着旷远的大野。